

毕业了，给爱一个交代

□管洪芬(江苏宜兴)

父亲的小院

□周小寒(河南平顶山)

周末的清晨，暖暖的阳光透过窗台，散落在房间的每个角落，干净，明亮。电话铃声响起，听筒里传来了父亲的声音。“闺女，咱家院里的杏熟了，你带着孩子回来尝尝鲜吧！”“爸，早就盼着呢！”我说。赖在被窝里不肯起床的女儿，听到我和父亲的对话，一骨碌就爬起来了，催促我快点出发，一路上高兴得像只小鸟，叽叽喳喳地欢呼着。

远远地就看到，父亲正站在大门外等着我们呢。进了小院，院子里干净整洁，一株硕大的杏树矗立在院落中间，枝繁叶茂，橙黄的杏儿挂满树枝，把树枝压得低低的，伸手就可以摘到。“爸，咱家的杏树怎么结这么多啊！”“哇！姥爷，我要自己摘，吃个够！”父亲的小院，一下子热闹起来，父亲布满皱纹的脸笑得像一朵花。父亲摘了个杏递给我，足有乒乓球那么大，橙黄橙黄的，轻轻一掰，核与果肉分离成两半，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，咬一口，绵绵的，一股浓郁的香甜瞬间在舌尖蔓延开来……

父亲的小菜园，就在老房子的前面，大概有半亩地吧！父母喜欢这里的原因，我想就是乐意亲手侍弄那个菜园。

记得小时候，由于家里贫穷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的孩子有水果吃。七岁那年的春天，放学回家，父亲满脸喜悦地抚摸着我的头，说“闺女，爸找来了杏树苗，等两三年后，你就有吃不完的杏了”，我也常常数着日子，怀着期待和小树苗一起慢慢长大。后来，父亲又陆续在院子里栽下了核桃、桃、梨、葡萄……

中午做饭的时候，父亲到菜园采摘翠绿的辣椒、酸甜的番茄、鲜嫩的黄瓜，母亲在厨房间辛勤地忙碌。当满屋的清香飘出，全家人围坐在小桌前，我给父亲倒杯小酒，父亲如数家珍地讲着小院的故事，我给父母说说工作的体会，生活中的得失，母亲一个劲地给孩子夹菜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把我带回儿时快乐的岁月。

这几年，父亲脚步没了以前的灵便，记忆也差了很多。却仍然乐此不疲地在园中忙碌着。天刚蒙蒙亮，父亲便走进菜园，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。在父亲的打理下，小菜园一年四季都有时令蔬菜收获，豆角、辣椒、番茄、黄瓜、南瓜、萝卜、白菜……放假时，我和孩子也会经常回来，学着父亲的样子，翻地、种菜、采摘，玩真实的“农场种菜”游戏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夕阳西下，又要回市区了，父亲像搬家似的，不停地往我的车里塞各种蔬菜瓜果。“多带点，多带点，分给你们的邻居们也尝尝。”我知道，那是深深的父爱！

寒来暑往。菜一茬接着一茬，杏树花开花落，如今的我已做了母亲，这么多年，父亲的爱就像这菜园，寄托无数的深情！离开小院，回头再看一眼日渐苍老的老爸，清风中，父亲站在菜园里，白如雪，慈祥的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……

邻居家的大男孩今年大学毕业了，从学校回来后，他是每天忙溜溜地找工作，终于逮上他有空，楼道里的一干熟人开始拿他打起了趣。问他，大学谈恋爱了没有？小伙子也不羞涩，坦坦荡荡回，现在在大学里谈恋爱很正常的。这态度应该是默认。再问，女朋友哪里人啊，怎么都不带回来给你父母看看？小伙子呵呵一笑，大学里谈恋爱的人多，当真的人少……

原本彼时，我在阳台晾着衣服，再慢悠悠地听着楼下的闲聊，心情很好，可是当听到小伙子那么淡然地说出一句“大学里谈恋爱的人多，当真的人少”时，我的心终究一颤，记忆闪回中是不自禁的感叹：其实在大学谈恋爱谈到当了真的人还是很多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

其实真要回忆起来，那应该是十六七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，我在外省一所大专院校就读，因为一次同学联谊，认识了在另一所学校的他。印象里，

第一次见到的他，文质彬彬，自带一股书生气质，而且感觉他性格很温和。在联谊会上，我和他都是属于不会跳舞、不会唱歌的那一类人，可能是“同病相怜”的更容易惺惺相惜，于是我们坐到了一起，而且很容易就找到了共同话题。也就是那一次，我们互问了姓名，也互留了联系方式，因为那时电话还不普及，公用电话费用又贵，我们便时常写信联系，也是不可避免地，我们慢慢就聊到了感情。

在两个相爱的人眼里，也许其他任何都不重要，都可忽略，因为相爱，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来自不同的省份，忘记了我们性格上其实有很多的不合，我们以为相爱一切都不是问题，我们相约携手，甚至相约毕业后要怎么构建属于我们俩的美好未来。我们期待毕业、期待未来，却不知道，正是我们期待的毕业让这段感情、所有的甜蜜和幸福戛然而止。

没有言明分手，却再也找

不到他。给他写信，无数的信，都石沉大海。茫然失措中，我打他给我留的备用电话，也是找不到。那一段时间，我托朋友托同学满世界找他，得到的消息通通是没找到。挫败、揪痛，依然没有回信，一直没有。

再见到他是在四年后，我孩子满月的时候，就那样突然出现在我眼前。说一直很想我，可因为一直很失意……那一刻，分明地，我很淡然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我爱我的老公，我也很幸福。面对他，我没有一丝羞愧感，整整三年的时间，我感觉我已经对那份爱给了交代。

想起现下的孩子群中都流行一句话：毕业季，分手季。其实不管毕业抑或分手，我想，每个人至少应该对爱保有起码的尊重，爱过，就应该给爱一个交代，携手也好，分手也罢，别让爱恍若浮萍，爱着就好好爱，不爱了就对他明确说“不”，这应该才是对爱最好的态度。



好山好水好日子

□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有朋自远方来，邀鲁山文友一起，走峡谷、泡温泉、吃家常饭。一路上山雄水秀，客人不住声地惊呼：“我的老天爷呀！真没想到河南会有这么好的山水！”看郑县古村寨，他又喊：“我的老天爷呀！这么多明清建筑，还都是国家级文物！”月朗星稀的时辰，几个人泡在泉水里，说历史，说文化，不经意说成了天上星月。赤日炎炎的路上，说诗歌，说小说，争相亮出心怀多年的谷物时，人就成了诗歌，成了小说，有烟霞随风云变幻，一时间脱出了红尘市井……

有种花儿，粉、白、紫、黄开在路边，似菊又似兰，看了好多年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花。它们擦着车窗一路掠过，开车的诗人告诉我：“这是格桑花，藏族人的吉祥花！”

改日，去看临津寨朱家大院，砖雕、木雕、石雕，门匾、影

壁、台阶，一进一堂，住什么人，迎什么客，都大有讲究。走进一处逼窄的四合院，向导一挥手说：“这就是小姐住的绣楼，主楼宽敞高大，是正妻女儿住的，两边的配楼小一号，是妾生的女儿住的。”

两天行程，捡来的新知清清爽爽如珠宝。

又一日，几个身边的朋友结伴去香山北麓红亚家的别墅，一路谈笑，如坐春风。想这人海茫茫，利来利往，无处不斤两。平日里鼎沸若粥，挤挤扛扛一大锅，大多是挨不着心的熟米。难得这几个人，隔年隔月不相见，每一见，所有的鸡零狗碎都被大风刮跑了。淡如水？淡如水。原来君子念叨了千百年的境地就在这儿！商量好叫几碗焖面，腾出时间好说话，可一见满园满架的豆角、苦瓜、黄瓜、荆芥、小葱茂堂堂的，红亚还说这是她家先生用芝麻

饼喂出来的，农家肥都没施。这下子谁还忍得住？掐的掐，摘的摘，够不着的拿棍敲，不大会儿，竹篮子就装得满满当当。那种青，那种嫩，看上去简直不像是真的！掌案的广汉刀工麻利，掌勺的张萍笨笨锅铲儿起落个不停，说笑间，热炒的，凉伴的，一盘一盘摆上了桌，蒜泥儿小磨油儿，也压不住那种久违的青菜香……

旷山野水间，好朋友聚谈，相知相亲的情义化为热腾腾的能量，烤热了离群索居者的心……回到家，夜读青瓦台女主人的自传，别样的干净简白，大起大落、磨难重重的人生在字里行间浮现，何等从容自得，读得我胸怀大开，由不得斟一杯红酒轻啜慢饮，恍惚间人世疏离，不知今夕何夕！

此番乐事，可遇而不可求，闲记于此，以期与同好共享。

微历史

111.昏庸皇上

进入公元6世纪，昏庸的南齐第六任皇帝萧宝卷愈加没谱。公元500年正月初一，按惯例在首都南京金銮殿举行迎新朝会。仪式刚开始举行，头天晚上嬉闹过度的萧宝卷撇下王公大臣，自己返回西厢殿睡觉去了。这一觉，从上午十点睡到下午四点，大臣们又冻又饿，谁也不敢离开。睡足了觉，皇帝才回到大殿说了句：散朝！

112.昭明太子

公元502年四月八日，南齐帝国梁王萧衍在南京郊区称帝，南梁王朝诞生。萧衍称帝后，经常穿着旧衣，每餐只吃蔬菜。萧衍还精通声律，自造12种长笛，音色美妙。不久，他主持制定了《梁律》(梁朝国家法典)。公元502年十一月，封萧统为太子。

公元515年正月初一，南梁皇帝萧衍在首都建康(南京)太极殿为太子萧统(16岁)举行加冠礼。萧统是位文艺青年，性喜山水，其主编的《昭明文选》流传至今。

113.佛教又兴

北魏王朝佛教盛行。公元509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北魏皇帝元恪在皇宫给政府官员讲授《维摩诘经》。当时首都洛阳仅来自外国(西域)的僧侣就三千多人。全国建有寺庙一万三千多座。

114.六岁皇帝

公元515年正月十三日，北魏皇帝元恪突然患病去世，时年33岁。中书监(立法院长)崔光和太子詹事(太子官总管)王显等连忙把太子元诩(6岁)接到皇宫。王显准备次日安排太子登基事宜，崔光怕夜长梦多，元诩当晚接受帝印登基。小皇帝的叔父元澄担任尚书令(国务院行政长官)，同时诛杀宰相高肇(小皇帝的舅老爷)。

115.龙门石窟

北魏新任皇帝元诩年仅6岁，只好由生母胡太后摄政。胡太后信奉佛教，公元516年开始在洛阳伊阙开建龙门石窟。当时，龙门建有一丈八高的金佛像一座，跟真人一般高的金佛像十座，另有纯玉佛像若干。龙门石窟附近，僧侣居住的房屋逾千间。当时，全国礼佛，盛年男子都争着去当和尚，人口急剧下降。(老白)

@ 投稿/方式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

或投至 ycbj2013@qq.com